



白先勇先生几十年前的一篇小说,由徐俊先生用沪语改编成剧,在近两千人的文化广场连演九场,确实有点出人意料。这篇小说很短,故事也比较简单,白先勇先生的贡献是在极短的篇幅里,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上海女人,这种不含道德评价的独特性让人过目不忘,印象深刻。说明“尹雪艳”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风仪,她是都市的,也是市俗的,闪烁着刺眼的光芒。

徐俊先生的贡献是用上海方言改编了白先勇的小说,并融入了许多上海市民文化的元素,舞美设计现代、夺眼(这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特点)。所以,一个戏剧结构和矛盾冲突尚有不足的戏,仍然能抓住剧场观众,气氛很不错。也许上海人看完戏还会对自己城市的文化有点心满意足的小感觉。这与一段时间来,大家对上海方言的关注有点类似,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移民社会里,本地居民对地方文化的保护、传承意识不断增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永远的尹雪艳》这个戏时机抓得很准,定位也恰到好处,满足了大众文化的需求。

诚然,媒体对这个戏的改编,特别是对尹雪艳这个人物的处理,褒贬不一。批评者认为,把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冷艳女性塑造成一个向往爱情的具象女人,是降低了原著的思想性,或者说哲学意味。这种精英们对文学品位的守望当然没有错,问题是从大众的立场和市场出发,这样一部小说改成戏,如何做

上海“秀”

——关于《永远的尹雪艳》

陈保平

到大家赏心悦目,又有所得,确实是要花点功夫的,其中也包括能否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有所突破。这一点,倒是白先勇先生相当宽容,他对笔者说,戏改得不错,好玩、好看,上海人喜欢最重要了。毕竟,它让更多的大众知道了《永远的尹雪艳》,你了解差异,分辨高低,可以回过头来再读小说,这本身就是传播文化,陶冶性情的审美过程。对精英们来说,这可能是“过去式”,而对普罗大众而言,却是“现在进行时”,他们有日益

增长的文化需求,也会在需求中提升审美能力。如果舞台上展示一个有哲学意味的尹雪艳,好固然好,但这是另一种定位,或许只能在小剧场演了。

当然,现在这个戏也可进一步打磨、完善。严格意义上,它还算不上一部话剧,可能更接近音乐剧之类的结构。若是话剧,人物的性格发展,戏剧冲突过于简单了,特别是后几场戏,细节太少,概念化的东西过于明显。其实,把尹雪艳重塑成爱情追求者、“百乐门”浴火重生,都是可找到其内在逻辑的,这个想法并无错,只是如何演绎得令人信服,还可作推敲。具体的问题还有,尹雪艳既是舞蹈皇后,舞台既是以百乐门舞厅为背景,演员们的舞技应有所提高,这当属基本功,也是吸引观众的亮点。

一直以为,上海作为国际旅游城市,应该有一台类似“西湖印象”的“上海秀”,让旅游者在领略城市风貌后,也可怀着愉悦的心情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。《永远的尹雪艳》现在可能还难担此重任,但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基础的样本,也为我们如何“秀”上海开拓了想象空间。

子路篇载:子曰:“南人有言曰:‘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!”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”子曰:“不占而已矣!”

此章标点划分、语词解释,分歧甚大,各执一说,至今未能统一。比较、琢磨之后,本文作以下简要解读,供读者朋友参考。

首先,一个合理的推测是,孔子有一次谈话重点说“恒”,此章两句话就是其中部分内容。具体来说,分两段。第一段是孔子对南人一句流行语的评价,第二段是孔子因《周易》一句爻辞而发议论。故本文作如上标点。

第一段中,“南人”为南方人。“恒”指恒心。“巫医”在远古时二者合一,占卜却灾,治疾祛病,社会威望很高,南人十分看重。不过,春秋时巫医、医师已经分开。“夫”是感叹语气词,相当于“啊”。

第二段中,“恒”为恒久义。“或”为也许、可能义。“承”为蒙受义。“不占”指“不恒其德”的人不必占卜,占卜也没用。“而已矣”是语气词连用,意思截然,大致相当于“啊、罢了”。

《周易》第三十二卦是“恒卦”,其卦辞大意是,这一卦象征恒久,亨通,没有过错,利于守持正道,利于前行。后来,《易传》对这一卦解释说,天地运行规律就是恒久不停的,日月顺行天道而能永久照耀天下,四季往复变化而能永久生成万物,圣人永久保持美德而能教化社会;观察这些恒久的现象,天地之间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了。恒卦有六爻,其“九三”爻辞是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;贞吝”,据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周易译注》,意思是不能恒久保持美德,可能蒙受羞辱,要守正以防悔吝。爻义有功邪反正的微旨。而

孔子借爻辞加以发挥,对“不恒其德”者是鄙夷的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:孔子说:“南方人有句话说:‘人如果没有恒心,是不能做巫医的。’这句话真好啊!”《周易·恒卦》九三爻辞说“不能恒久保持美德,可能蒙受羞辱”,孔子对此议论说:“这种人不必占卜了啊!”

此章关键词是“恒”。今人读此章,无庸纠缠于原文字句的疑惑,抓住一个“恒”字即可。孔子倡导“恒”,《论语》述而篇还有一处:“善人,吾不得而见之矣,得见有恒者,斯可矣。亡而为有,虚而为盈,约而为泰,难乎有恒矣。”善人,我没有见到啊,能见到有恒心的人,就不错了;没有却装作有,空虚却装作充实,穷困却装作富裕,这样的人难以有恒心(不做坏事)啊。孔子慨叹世入道德水准每况愈下,不仅善人见不到,而且仅仅是有恒者也难以见到了。另外,前不久拙文《“譬如为山”》《“秀而不实”》解读了孔子两段重要的话,其中都蕴含着锲而不舍、持续前进的思想,也就是“恒”的思想。

『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』

白子超

孔子所赞赏之“恒”,用今天的话说,是坚定不变的心,是持之以久的意志,是对道德修养、事业发展的永远坚守,总之是一种优秀的品质,一种巨大的正能量。孔子本人就是有恒者的表率。“吾道一以贯之”(里仁篇)在强调自己核心思想的同时,也说明对自己思想的坚持不懈。至于他历尽千辛万苦,周游列国十四年,孜孜不倦,教导弟子四十年,等等,更是从行动上证明其意志的坚韧和持久。

每逢端午节,我总会想起儿时乡间芦叶飘香的日子,人们忙着淘米、磨粉、采芦叶……每年端午节前的粽子又拉开了序幕。

清晨,我们早早起来,一手拎着竹篮,一手拿着竹竿做的钩子,跟着大人,踏着露水,来到绿色绵延的河沟边采摘芦叶。一张张映着朝霞晨阳的笑脸,迎着江风,一路上蹦蹦跳跳,嘴里唱着歌谣,贪婪地采摘起来,左手采一叶,右手折一枝,对那些长在河沟中央够不着的芦叶,就用竹竿钩子钩下来,不一会工夫,竹篮装得满满的,便一路小跑拎回家。摆到灶台上,经浸泡后,用清水洗净,放进滚烫的开水锅中煮,捞起后泡进凉水盆里,然后全家人围坐在桌子前,看着母亲折叶、放米(那是困难时期,米不够,就放些玉米糊、麦面糊)、捆扎,动作娴熟麻利,一边包粽子,一边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

然而,别看那时生活不富裕,粽子的原料是丰富多样的,有大米、小米、高粱、面粉,还配有枣子、赤豆、花生、猪肉等。捆扎粽子的绳或用丝草,或直接用品竹芦叶穿过粽子腰部捆扎,这样煮熟后的粽子味道尤为清香。当一只只或三角形、或梭形、或枕头形的粽子放进大灶锅中蒸煮时,满满一大锅,便点燃木块或豆秸杆等硬柴,煮上两三个小时。随后,父亲便开始一下一下地往炉膛里添柴,炉膛里旺旺的火焰,映红了父亲的脸庞。我们兄妹几个不时地从外面抱一些硬柴进来,放在父亲身后,以备父亲随时往炉膛里添柴。

当锅中的粽子烧开后,芦叶叶的清香便迅速弥漫开来,满院飘香,还没等粽子煮熟,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们便守候在灶台边,眼睛盯着锅里等着吃粽子。这时候,深吸一口气,那阵阵芦叶叶和着粽子的香浓味儿便钻进了五脏六腑,钻到全身每一个毛孔,甚是惬意。

终于等来了大人一声

书房窗外隔壁小区的那片紫藤,春日里紫艳飘香,如今已转为绿色城堡一般浓郁茂盛,虽然它仅仅覆盖了小区停车棚,却时时展现了独特的妩媚和风采。

紫藤属藤本植物,花呈紫色,俗称“藤萝”。其别样情致往往勾起画家们的内心向往。早年读到吴昌硕的紫藤作品,被画中自然形态所深深吸引。四尺对开长条,一枝老干



春光 (中国画) 夏建峰

苍劲豪迈,线条变化随着墨韵节奏干枯淡一一呈现,只需几串紫藤花蕊映衬,整个画面栩栩如生,自然竟是如此儒雅。反观齐白石的紫藤作品,则具小中见大之气势,有时就一串腾空紫藤花随风摇曳,撼动的却是读者的内心。加之几根纯草书线条似金蛇狂舞,狂乱而不失整体感,这就是大师的本事。再说王个簃、曹简楼、曹用平等当代大家,应该说对紫藤情有独钟,经过画家的提炼和表现,实实在在是寓意深远,感觉是写情写意写心。

回想起许多年前去皖南,那里满山遍野的野生紫藤,春季花香四溢,远远望去似海洋,紫色花朵一串串在山中摇曳。听当地人讲:紫藤花瓣还能炒了吃,或做成馅,放进饼中烤着吃。我有些诧异,心想能吃吗?果然路过一家山村烧饼店,主人正在忙活,如不是亲眼见着,还真不敢相信,桌上

一个碗,馅是用野紫藤花拌成,看到山村小孩人手一个嚼得香甜,感觉不是滋味,只能说那时的生活条件苦啊!

又想到,曾经去过的浙江玉环县紫藤园,建立在沿海滩涂上,面积庞大,气势恢宏。好像也是在春天,风动云移,大片年份品种姿态各异的紫藤,组合在一起如同波浪翻滚。身在紫藤花海,人的心绪会霎时明朗许多,海风鸟语花香,让人流连忘返……

望着窗前的那一片紫藤,想着吴昌硕等大师的作品,掠过皖南的景象,心中不免怀念玉环的紫藤园。如能洞悉这自然的一切,浮光掠影留给了我,对紫藤这种植物的精神内涵忆念,牵引出难以自拔的深深眷恋。

倚风

苏剑秋

1957年,16岁的我考进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,担任一名笛子演奏员。一年后,儿艺剧场划归中福会管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凡在儿艺剧场公演的中外经典儿童剧,都由我院的管弦乐队伴奏,三十几位演奏员坐在剧场台前的一个一人多深的“乐池”里,剧场灯光一暗,乐队的指挥棒一挥,优美动听的乐曲就从“乐池”里奏响了。一些低龄的小观众感到很奇怪:怎么只听到声音,见不到人,个别调皮的学生还趴在“乐池”前的扶栏板上,看看优美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,数数乐队里有多少名演奏员。我的艺术生命就从这个舞台上起步了。

“刹那”不同于“瞬间”

贺国伟

人们常用“刹那”、“瞬间”表示时间极短,但“刹那”、“瞬间”是不同的。据古梵文《僧祇律》载:“一刹那者为一念,二十念为一瞬。二十瞬为一弹指,二十弹指为一罗预,二十罗预为一须臾,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。”

据此,一昼夜24小时计86400秒,含30个“须臾”,或12000个“弹指”,或24万个“瞬间”,或480万个“刹那”。折合现代计时,一“须臾”为2880秒,一“弹指”为7.2秒,一“瞬间”为0.36秒,而一“刹那”仅为0.018秒。“刹那”竟快“瞬间”20倍。

世界百米巨星蒙哥马利保持的人类最快起跑反应纪录是0.104秒,刘翔的最快起跑速度为0.105秒,这个起跑速度几乎接近人类极限。由此,刘翔们的起跑速度仅是“一瞬”的三分之一,又是“刹那”的近6倍。所以,如需精确描述,那就不能说“瞬间”或“刹那”。因为你说“瞬间”起跑那是贬低了刘翔们,你说“刹那”起跑则已超出了人类极限。

当然,如果只是文学类的叙述则用“瞬间”、“刹那”无妨,读者也不会去较真的。

巴金托人带口信

许国屏

“上海之春”的儿童音乐专场都在这里举行。我在这里曾演奏过笛子独奏曲《喜相逢》《放风筝》,从我的老师著名笛子大师陆春龄那里学习的《小放牛》《喜报》《今昔》以及我自己创作的笛子协奏曲《雷锋》等,收到了不少小观众的热情来信。从台下“乐池”里的伴奏“现身”一晃就是几十年,数百场演出,让我对儿艺剧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我作为儿艺剧团的团支部书记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被评选为学习雷锋标兵,就在儿艺剧团的后台,我们办了一张“流动小报”,表扬好人好事。当时,不少演员卸妆后,打扫剧场卫生、整理化妆间、擦玻璃窗,我参加了舞美队的装台工作,从更深半夜一直干到天亮,爬到儿艺剧场的天桥上拉布景,在舞台上帮助切换道具,到观众席上的灯光楼打追光。有一次白天在剧院排练,晚上在儿艺剧场演出,没有车子接送,我与大提琴手扛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大提琴,从华山路步行到靠近陕西路的儿艺剧场。从台前走到幕后,一样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。

1986年的夏天,我与上海盲童学校、儿童艺术剧院一起举办了上海市首届盲童夏令营,我在夏令营里创作了一首儿童故事音乐“心灵的眼睛”,就在剧场演出。第二天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报道《三十四位盲童敲响生活的弦音——故事音乐〈心灵的眼睛〉》,观众反响强烈,也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高度赞赏。当时,当代著名文学家巴金托人带口信:“希望许国屏老师把这样的好事办下去,越办越好……”1997年1月,我们又举办了全国首届盲童

十日谈

我与儿童剧场

明日请看一篇《我在“儿艺”的三次落泪》。

